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七目錄

顏真卿 二

對三命判

按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與郭僕射書

與李太保帖八首

與御史帖

與盧倉曹帖

與蔡明遠帖二首

奉使蔡州書

移蔡帖

劉中使帖

與夫人帖

與緒汝書

與澄師帖

廣平帖

文殊帖

寒食帖

中夏帖

修書帖

訊後帖

世系譜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送劉太沖序

送辛子序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汎愛寺重修記

鮮于氏離堆記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七

顏真卿 二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  
於舉禮也

脩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  
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  
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叶於禮  
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按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撫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褻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四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  
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  
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  
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烟之閣名藏太室之  
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  
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  
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邱  
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



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梟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

淡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淡入佛海況  
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  
共景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  
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  
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  
長幼故得彝倫敘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  
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  
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  
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

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敘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逼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旣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

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旣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旣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

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再於公堂獨咄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僂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戮彝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與李太保帖八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闕不獲重捧袂至今爲  
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  
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澈往謹附狀不宣謹狀  
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張澈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  
謹空

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  
真卿悲疚何言蕃寇推退爲憲之功忝沐深情俱增喜躍  
前後不達之信遽闕修狀何時入奏未聞悲係無喻謹還

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真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恕也真卿十五日離家大小俱安洺洺病瘡少愈勿憂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勒參候不次刑部尚書顏真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已領訖然尚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疎拙抵罪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恩貸實深兢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保尊體何如所

苦當轉勝也眞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前進不得  
今日始至藍田卽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何珍重珍重  
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一日陝州別駕顏眞卿狀上李  
太保大夫公閣下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眞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遂  
馳謁謹勒參候不次謹狀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李太保  
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檢得未帖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



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贊猶  
未獲望於文書內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  
者望惠少許幸甚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  
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於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瞻  
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唯御史論高百寮振古未有雜  
事可置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

與盧倉曹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四日

與蔡明遠帖二首

蔡明遠鄱陽人真卿昔刺饒州卽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金陵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憊暑刻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旣已

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淡宜尚  
慎不宣真卿報

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  
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真卿報蔡明遠

奉使蔡州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悵  
恨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  
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  
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  
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  
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凝寒惟動靜支適兒  
子等保侍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汴州已來

專奉侍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  
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  
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真卿十  
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閣  
下 十一月八日 問訊頌翺蒙郎郎和奴光嚴滾遠憶  
或至十三日得發

與緒汝書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時  
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緒汝等當須會吾

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  
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老十  
日敬空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

律耳今奉呈充蓋醬之用可乎真卿白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修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

眞卿

訊後帖

眞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  
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  
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  
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眞卿頓首

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儀父  
字伯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世爲魯國卿



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  
戰國有率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  
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宦族有若宏  
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  
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茲述遵前  
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  
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

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聲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  
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  
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  
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  
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  
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  
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  
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縣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  
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

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激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濃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

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千古傳  
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  
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撫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  
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  
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  
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垵申伯仲之禮江夏  
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齋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  
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  
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

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閎闊蓋存之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  
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觀其筆力  
勛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其遊處兼好  
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  
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虞陸相  
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  
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告  
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

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國家設觀察使卽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冤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江西貴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勤職務政績昭著陞福建觀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

爲榮而以盡職爲貴福建大藩也其地東帶滄溟南接交  
廣居民若是其衆也政務若是其煩也職乎州郡者果皆  
循且良尚不能保其無一事之不舉矧未必皆循良乎弱  
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畎畝之民若之  
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爲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  
欲下之安其道難也故衆皆以位高爲寬仁喜子獨以盡  
職爲寬仁勉所以盡職者無他正己格物而已忠君愛民  
而已子與寬仁交久且厚子所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  
政事文字之間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



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冊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送劉太沖序

劉太沖者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沖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予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勛哉之子道

存何居魯郡公顏真卿敘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隴西辛晃銳業班漢顓門名家十五而志學  
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求精拳拳不失慕回也之服膺袞袞可  
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  
卷問答稱爲大顏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  
帙名儒斟酌煩省摭撫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  
其發凡舉例晃序言之已詳惜乎困於縑緗不獲繕寫遂  
使精義沈鬱闇然未彰吁足歎也二月初吉金陵氣暖抵

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方歡羣子賦詩以寵之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儼宅憇止已一年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卽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于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

言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

與裴倣從長史言話散卻迴京師前請曰既承兄丈

一本作九

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

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

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

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元微難妄

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

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

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

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  
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  
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  
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鍵之謂乎曰力謂骨體  
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  
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  
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閤闊過之謂乎曰決謂牽掣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爲牽爲掣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

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  
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  
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  
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  
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令小小字展之爲  
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  
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  
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

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  
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  
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  
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爲篤論  
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  
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  
之歟儻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  
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  
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

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成功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



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子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恒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寧諸寺無有無予蹟者既仕於崑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每至姑蘇恒止竹堂目予實信其法故爲張侈其

事以惑沙氓則非知予者矣

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欹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蕭豁洞敞虛聞江聲徹見羣象人村川垞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首蹙噴鶴唳醴渠股引迺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堂南有茅齋焉遊於斯息

於斯聚賓友於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  
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鉞之等美君考槃  
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踰據矣其松竹桂  
椿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蔣焉其上方有男宮觀焉署  
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叔明至德一年十月嘗任尚書司  
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  
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書不云乎沈潛剛  
克君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  
緒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尚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

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  
之勛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  
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邵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  
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於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  
伸志業已空葬於縣北表附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冢子光  
祿寺丞昱匍匐迎喪星言泣血自沔泝峽湍險萬重肩槁  
足跼扳筇引舳凡今幾年駮瘡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

臬昱之季曰尚書都官員外郎昺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

關二

志反葬於茲行道之人孰不跂而真卿猶子曰紘從

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舊不遺與之  
有忘年之契叔明昱昺亦篤世親之歡真卿因之又忝憲  
司之寮亟與濟南蹇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兄允南  
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  
聯事我是用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  
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  
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

貴州之朝留游締歡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  
叔明時刺商州炅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帝唐  
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序之左右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八目錄

顏真卿 三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

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項王碑陰述

題湖州碑陰

橫山廟碑

永字八法頌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八

顏真卿 三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瑒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

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並自註之與隱士王宏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道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淡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

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  
語少朴質不甚流靡品數疎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  
門范惠嚴顧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  
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  
應具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局不改棟宇具無真卿叨刺  
是邦茲用愜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  
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巖同力增修指期  
恢復自是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不泯百里而遙  
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旣崇斗藪之功

斯懋大厯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  
而落焉以真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  
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讎允嚴觀  
是因實賴同德宏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  
文兼郁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峋載悲  
徂謝曷踐音塵真卿愀然憫故孰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  
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敦慕子亦何人徒願神交媿非  
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宏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

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  
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  
傳法勵勵傳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傳雲一賓  
傳岸超慧澄澄傳慧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欽俗姓徐  
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  
後五歲削髮隸於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  
上足曰洪州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清滌使法慧欽  
智度沖淡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  
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

遊京師充東京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於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剏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宏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大厯三年眞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眞卿績

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  
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  
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  
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宏羅浮圓覺佛跡十  
喻餘杭慧達衆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  
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  
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允衡岳  
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  
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



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  
張廷皋脫俗歸真其名曰瓊網爲稱首焉又欽比年以來  
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法  
於變此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宏律於是二  
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矣復有上都資聖寺  
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淡嗟歎而贊美之請於寺東  
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海觀音道場請善宏居之  
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  
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剏立戒壇以佇欽公之

金定全唐文卷三十三  
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庶乎渡海浮  
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  
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蕪絕乎  
有唐大厯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  
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  
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人  
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

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還卽親觀願不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旣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

金定金月三  
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  
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  
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  
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  
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  
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  
止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沙方平笑曰  
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  
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卽

知經心中念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  
謂其爪可以耙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  
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厯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  
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  
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  
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  
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  
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

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  
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  
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投  
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  
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  
龜源華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  
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食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  
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鬱華皆  
清虛服道非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

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淺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厯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臬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

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  
宏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  
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  
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  
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戎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  
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  
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已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  
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並其衆而報焉肅  
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於



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候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來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厯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於親黨公性

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  
薰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宏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  
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  
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過喜鷹犬  
之翫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咸懷歡欣  
睢陽之人踴躍尤甚乃咨於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  
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  
卽我公再有大造於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卽皆死於鋒

鋪入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  
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  
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於開元伽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  
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  
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  
列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仄塞於郊垌贊唄香花  
喧填於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  
聳惠而怵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浚德風  
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

覩茲盛美益覲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驎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  
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故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  
禮傳嘗自詁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  
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元晏棺中貯  
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机位四時地席元酒  
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嘗  
製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蠹蝕朽

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焚碑首毀裂嶽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仆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疑如工造鬱若神化歆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旣遠徵士植德旣浚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

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厯八年冬十二月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

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於齊太公之後自亭

伯三世文宗祕書監六

闕一字

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

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宏度以武幹稱景雋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承恆爲鼎族曾

祖宏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暲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卽安平之次子也金德天至成人王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旣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迴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

孫鼂邠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宏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竊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薦瑯琊王邱太原郭泚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倖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



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省改紫微其官仍舊  
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  
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卽真兼  
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  
數內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元宗使以璽書勞之  
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  
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慎餘  
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瑱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  
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

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圖書使尋  
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旣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  
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  
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  
乙丑歲元宗東封知頓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匹嶽下觀  
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匹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  
邱爲選人所歌曰汚人澄明澈底清邱山介直連天峻時  
人韃之還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  
朝服表薦璽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

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  
以縑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  
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曰安平夫人駕還罷留守二  
十年春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匹延入集賢院修  
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如故  
屬耕藉田爲居守賜絹百匹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  
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  
七元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幙故吏前監

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  
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  
身爲糞土況乎含宏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  
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於榮親黔婁褊於謀  
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  
戚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至於藥砭備物溫清異宜手  
胝杵臼之間身辱澣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  
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淡儀形化人  
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

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鮑驄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  
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總議曰公醇一  
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籍間氣以爲人師前後  
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瘠形瞽目誓尊孝養可不  
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並嗣子祐甫  
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  
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  
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  
烝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常足也傳祖禰之

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  
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  
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  
壽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竭力奉養不脫冠  
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侍左右笑  
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  
於食菓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溉灌以申馨潔泉終喪雖  
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  
爲校書郎時引邕館於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

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癯羸曰何不於  
廳前自觀銖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  
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廝養者  
所以沈吟自媿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慚  
慙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旣留司東都遂囑所乘馬就故  
人監察御史張洊子潑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  
廟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  
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棖棟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  
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

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赭堊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烝嘗資嫂姊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服衣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裒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劒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陽屋遂崩圯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



不寐恐茂烈烟淪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譔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慙時則大厯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峯浮於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睽眾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暑信爲

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惲西亭之舊所焉世  
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  
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  
縣南六十步跨茗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  
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  
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間  
歲頗爲州僚據而有之日月滋淡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  
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以  
攄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

也清皇家子名公之允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  
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二百  
頃浮客臻湊迨乎二千種桑畜養盈於數萬官路有刻石  
之堠吏廚有餐錢之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  
餘可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  
且才而勵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  
參雋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  
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於  
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緊舊矣今詔升爲望清當受代而邑

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真卿重違耆老之請  
啓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  
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掣肘之患豈盡言子用  
刀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  
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  
不宣美豈徒媿詞而已哉大厯一紀之首夏也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記

粵以江南之地佳麗垂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余祇膺聖  
澤廉察臨州一日按地理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

郭二真君壇存焉欣覩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壞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姪郭乃王之族弟也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自玉笥山將之麻姑洞中道悅一山間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再煉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師曰吾師浮邱先生

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有人疾苦暴亡往而告之卽飛符以救之歲時大旱卽致霖雨以濟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綵雲連晝仙樂喧風二真君乃驂鸞駕鶴冉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邱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旱若詣壇禱之則雲雨立應矣故事昭然仙蹤儼若雖遺史籍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別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利焚修尋差軍將以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廊不日而迴云工畢矣予德慚好道任忝

分符原始要終罕測沖天之目飛文染翰用貽終古之芳  
銘曰

元牝之門澄心養神學則彌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  
二真丹成巖谷道應穹旻綵雲色煥仙樂聲勻遲日初麗  
柳花正新驂鸞援俗駕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辰山存  
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烝民浮雲世速好月生頻  
儼若聖祉永播清芬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

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  
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  
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  
今則捏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  
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  
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間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曹曹宋  
公審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於  
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臬家兄淄川司馬



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  
衛兵曹張璲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  
畢耀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唐則  
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薛生金四十年間已  
不可識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  
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  
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  
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劄垂下而眞卿以疎拙蒙譴  
粵若來八月旣望貶授蓬州長史臬今上卽位寶應元年  
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敕追赴上都  
爲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尚書戶部侍郎  
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  
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受代轉尚書右丞  
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  
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  
知府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

歷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  
至上元爾來十有六年困於疎愚累蒙竄謫其所置碑石  
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  
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茗霅兩溪溪  
左有放生池焉卽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  
白鶴山山多樂石於是採而斲之命吏幹磨礱之家僅鐫  
刻之建於州之駱駝橋東蓋以抒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  
生成之德額旣未立追思莫達客或請先帝所賜敕書批  
答中諸事以緝而勒之眞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足遂

志諸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而齊暉時則有唐大歷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

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責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

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  
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  
百牛僦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  
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  
附驥托跡於階序眞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  
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  
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  
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  
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

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厯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項王碑陰述

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讎於吳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見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厯七年真卿蒙刺

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追真卿上都

闕二

尅期首路

竟陵是諗予以故碑顛趾嘗因

闕三字

已而復

闕

之真卿乃

命再加崇樹

闕五字

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題湖州碑陰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及遷去郡人用懷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失於所在眷求蕪沒浹爲愴然借舊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宏度蓋嗟歎之不足



橫山廟碑

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道形如白馬

永字八法頌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弩灣環而勢曲趨峻快以  
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仿髯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  
趙以遲移